

W 乌鸦

UYA

我的另类留学生活
九丹著

我的乌鸦

我充满眷恋的乌鸦

你们可曾想过

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还有我可爱的那些女人

我的乌鸦

你们从何方飞来

弥拥于海天之际

顽强地生存，并令此地的人们不安

我的乌鸦

我充满眷恋的乌鸦

你们可曾想过

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还有我可爱的那些女人

我的乌鸦

你们从何方飞来

弥拥于海天之际

顽强地生存，并令此地的人们不安

我的乌鸦

我充满眷恋的乌鸦

你们可曾想过

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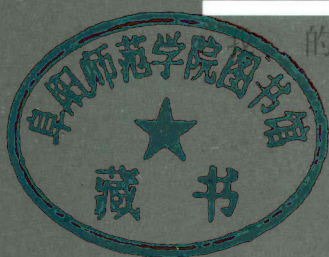
还有我可爱的那些女人

书馆

长江文艺出版社

W 乌鸦

UYA



的 另 类 留 学 生 活
九 丹 著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 鸦/九 丹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2128-8

I. 乌…

II. 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6757 号

责任编辑:韩 敏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2

版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2 次印刷

字数:240 千字 印数:90 001-110 000 册

I·1624 定价:18.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与其他讲述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历尽艰辛而终获成功的类型化小说不同，王瑶、芬等一批大陆女性为了在异国生存并长期居留，不择手段，相互倾轧，甚至不惜出卖肉体，但最终除了身心俱疲、伤痕累累之外，仍然是一群漂泊的女人。作家以其敏锐细腻独特的感觉，新鲜诡奇的文笔，向读者展示的，是一幅“他人即地狱”的沉重画卷，是生存环境的严酷与肮脏，生存目标的简单与卑下，人性的扭曲与丑恶，以及人的孤独无依。

相信读罢作家为我们揭开的少数留学人员另类生活的面纱，许多读者都将会掩卷长思，而不是被其表面看似大胆的女性描写所迷惑。

一本关于罪恶的书(代序)

——与友人的对话

乌鸦仅仅指女人？

友人：我听说王朔对你的这部长篇非常欣赏，还非常喜欢你的另外一部长篇《漂泊女人》。你这两部作品出手不凡，所以获得了一些人包括李陀等人对你的比较高的评价。但我们现在首先想听一听你自己对自己的作品是怎么评价的？或者说王朔为什么会喜欢你的作品？

九丹：王朔他为什么会喜欢我的作品，我也说不清，但是我可以说一说我为什么会写这部作品，为什么这部作品的名字叫《乌鸦》。有很多人觉得我是把中国女人比作乌鸦。关于这个我想说一两点。

其实我把这部作品取名叫《乌鸦》，并不是说我把女人比成乌鸦，而是我在新加坡的海滩上面，也是在这样一个季节，看到了大片大片的乌鸦，当时它们的飞行，它们的状态，它们与大海整个连在一起的场景使我非常感动，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场面。乌鸦在人们的概念中好像是不太好的，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好像是这样，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罪恶。如果把乌鸦比喻成人，它绝对不仅仅是女人，它也是包括男人的，它包括全人类，这就是我对乌鸦

的看法。关于这部作品为什么要取名为《乌鸦》，我刚才说了，我是受到乌鸦在海上飞翔的这样一个细节的感动。

友人：我们都知道李陀是很著名也非常挑剔的一位文学评论家。他看了你这部长篇以后特别感动，他认为这部小说代表了全人类的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向整个男权社会和金钱社会发出的一声呐喊，而且他也认为这部小说很有可能作为一部经典而存留于中国的文学史中。你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九丹：也可以把这部小说看作是一声呐喊，但我更倾向于这仅仅是女人们的呻吟。其实，在所有受过伤的女人自己抚摸着自己的伤口的时候，都已感觉不出更多的疼痛。我认为默默地甚至于尽可能平静地把这样一段生活表现出来，就足够了。也有人说它是在批判社会，我认为仅仅用“批判”两个字来概括这部小说的含义，也还是不太准确。如果说是一种批判的话，那它表达了比“批判”两个字更为丰富的情感。至于它会不会是一部文学史上的经典，我没有资格评价。

罪 恶

友人：你刚才谈到罪恶，你是怎么理解这两个字的？

九丹：可以说《乌鸦》就是一本关于罪恶的书。由于人的存在，就有罪恶的存在。人自己由于天生的弱点，只要他存在，他就要对社会或者对别人构成一种伤害，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你只要为获得你自己的利益去挣扎去努力去流泪的时候，就已经对人相应地构成了伤害，这就是你所犯下的罪恶。有罪恶，就需要忏悔。可是我的那些女性同行们

她们没有一个是承认的，她们不愿忏悔，她们不愿分析自己的内心，她们没有仔细地去体味去检查在她们的眼泪里究竟含的是什么东西，含的难道说都是纯情的委屈？有时候真的是委屈，是别人伤害了你。但里面也许更多地存在着别的东西，比如说是你伤害了别人，你给这个世界犯下的你永远一想起来就要后悔和忏悔的这样一些东西。

中国人缺少一种基督精神，缺少宗教里面所应有的一种忏悔，尤其是中国的女人更是缺少这种东西。然而中国的女作家们，她们像许多一般化的女人一样，去写一些风情，去写一点所谓小镇上的历史，去写上一些风俗俚语，去写一点男人和女人的一般的故事，去写一些她自己所曾受到的一点小小的伤害，等等，唯独没有把所有意义上所谈到的东西和一种巨大的分析巨大的内在以及对于自己这方面的原因写出来，我认为我比她们都成功。

我笔下的那些女人，她们是不是最坏的女人？难道说她们会比你的姐妹或者你所熟悉的其他女人更坏吗？不是的，女人就是女人，她们为了生存，为了能够生活得好一些，于是有了理想，这个理想又成了她们背上的包袱，渐渐地这个包袱成了她们背上的罪恶，成了她们身上永远也卸不下去的十字架。

我的经历？

友人：《乌鸦》这部作品写的是一群中国女人在新加坡的经历：一个中国女孩爱上新加坡的男人，后来又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夜总会，到最后又把那个新加坡男人杀死在海边。我也是一个俗人，知道你最近才从新加坡回来，刚才又听你

以那样的口气来叙述你的生活，我想问问小说里的大部分经历是你的真实经历吗？

九丹：回答这样的问题时，我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问我这种问题的人为什么会这么简单，这么幼稚。一个人写了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能够打动读者，是不是就是这个人本人的完完全全的经历呢？回答说肯定不是的。因为如果她是用自己完全的经历去写，她就永远不可能变得有诗意，永远不可以贯注进去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可是如果说自己没有丝毫的体会，没有丝毫的体验，没有丝毫的观察、分析乃至记忆，那么写出这样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作家在作品里面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经验，而不是自己的经历。这一点请读者们永远都要记住。

但是值得探讨的是经验是如何获得的，我刚才说过了，经验的获得是要靠对于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生活的总体记忆的把握。所谓总体，很有可能是混迹于整个氛围之中，通过在这个氛围里的生活、体验、观察、认识，有的时候是替自己哭泣，有的时候是替别人哭泣；有的时候是为自己高兴，有的时候是为别人高兴。因此，在这时，我觉得不管是我还是别的女人，又都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在想什么，哭什么，笑什么，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去死，又是什么东西逼得我们去杀人。因此，面对这样的东西，如果别人要问我说这是你的经验还是你的经历，我说这是我的经验，不是我的经历。

谁在用身体写作？

友人：你的这部作品较多地涉及到了性，在性描写上也是很大胆的，你是不是也像那些标榜用身体写作的女人那样

用身体写作？

九丹：什么叫身体写作？是指跟男人睡觉之后把跟男人睡觉的事情写出来，然后又通过跟另外一些叫做编辑的男人睡觉的方式把它发表出来？这是不是叫做用身体写作？如果你们所说的用身体写作是指这样的一种东西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们，不是，绝对不是。

但是如果说用身体写作是指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去经历生活，体验生活，然后把这种最本质最真实的东西用文学的手段表现出来，那么我是。

不过，现在还有人来这样问我以及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双方都显得有些愚蠢。

至于我在这部作品中的性描写，我不想多说，读者看了自有想法。有行家看过我的初稿之后曾劝我把一些性描写删掉，他说这样的作品不是《罗丽塔》，不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是一部严肃、意义深刻的作品，不需要靠这个来招揽读者。我觉得他说得不对，因为我没有靠性来取悦读者。性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无法回避。

美女？还是作家？

友人：前阶段有美女作家的说法，人们把卫慧、棉棉这样的都算作是美女作家，你认为你是美女作家吗？

九丹：美女作家，这四个字提出来，开始就让很多人觉得有些可笑。我认为这纯属扯淡。你去看这些女人的照片，或者去和这些女人接触一下，你就会发现她们谈不上是美女。那她们究竟是不是作家呢，这个问题也需要你自己去评判。

这些人尽管都是在某一时间比较走红，尽管她们中的有些人还很流行，但我仍然看到了她们的虚伪，看到了她们不肯老老实实地面对自己的心灵，她们在撒谎，在无限地杜撰自己所根本没有体会过的生活，她们根本就没有把人生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很好地表现出来，因此像这样的女作家，不管她们号称自己是什么代，也不管她们说她们现在已经把所谓的另类生活表现得有多少了、她们说她们是另类，她们也说是新新人类，她们说她们是完全不同的小说家，不管她们怎么样，因为她们是人，而她们没有很好地表达人身上本身所应有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她们是不成功的。

至于一个女人长得好看不好看，除了她自己和她的同性有个基本的评价之外，更多的要靠男人去评价。因此够不够美女的标准，就由那些见过她们的和与她们打过交道的甚至于和她们睡过的男人去评价吧，我不去说她们是不是美女，但是有一点，我自己不愿意别人说我是美女作家。有一些男人说我很美，我认为他们有时是真诚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要与我有某种关系所做的一种夸奖的攻势而已。我不想当什么美女作家，至于我是不是比你所提到的那些人长得漂亮，那也得由跟我有过关系以及见过我的男人去评价。



我的乌鸦
你们从何方飞来
你们立于海天之际
你们使人们不安

我的乌鸦
我充满眷恋的乌鸦
你们可曾想过
我也是你们中的一个
还有我可爱的那些女人

我的乌鸦
你们从何方飞来
你们立于海天之际
你们使人们不安

我的乌鸦
我充满眷恋的乌鸦
你们可曾想过
我也是你们中的一个
还有我可爱的那些女人



九丹，祖籍江苏，现居北京，
大学毕业。已出版长篇小说《爱
殇》、《漂泊女人》。

“如果把写作比做脱衣服，那
么脱了衣服之后，我不会炫耀自
己的乳房有多美，而只想把我的
伤口指给别人看，并且告诉他们，
这些伤口首先是因为我个人的罪
恶，其次才是他人的罪恶”。

第一章

1

新加坡没有冬天，但和许多地方一样有梅雨季节。雨一点点落着，像无数张小嘴在说话，像那天站在海边的她。她缓缓地走着，说着，声音夹在雨丝里如同一条颤动的飘带。当她说到这儿时，她就哭了。

“你知道吗？新加坡把我们这些中国来的女人都叫做小龙女。小龙女是什么人呢？小龙女就是妓女。不过我想，只要成为有钱人，只要换了身份不回来，被叫做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

“……唉，只是当一些女人真的实现了她们的梦想，变成了有钱人，或者成了新加坡人的老婆时，别人也就忘了她们曾经是小龙女。久而久之，就连她们自己本人，也真的认为她们不再是了。”

她转过头定定地望着我，又说道：

“我就是想成为这样的女人，你不会笑话我吧？”

我抓住她冰凉的手，告诉她我也和她一样，即使曾经是小龙女，但无论被叫做什么，都不妨碍。

如今梅雨又下起来了，海边再没有了她。她去了哪里无人知晓。有人说她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回中国。那么在中国某个城市的角落，她还记得那些丢失在梅雨里的声音吗？还有她的哭泣，还有紧紧握住她的我的手。

有人说，像我们这样的女人是世界上最糟最坏的女人。是的，确实，还有谁比我们更坏呢？我们与你们不同，与你们所有人都不一样。我们很坏。有些女人变坏是被社会压的，被生存逼的，她们本来都是好女人，而我们从一生下来就是坏女人，糟女人，有时我们也想说我们变坏变糟是因为这个社会，但无论如何还是说不出口，我们不好意思这样说。我们就是天生的坏女人，但是我们这样的坏女人却又渴望世界上的花能为自己开放，我们每日每夜地这样渴望着，哪怕仅仅是一朵，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

实际上，世界上的任何一朵花也都不会为我们而开放的。

那时我们不知道这些。

三年前的一个秋日上午，在北京电报局里，我握住电话，怯怯地告诉我的经纪人周某我晚上十点到。他问你的票是哪家航空公司的，我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又怎么去接你……他的声音异常寒冷，如同冬天里被白霜遮掩的小草。

我什么也说不出，想把票翻出来看，不料包是劣质品，拉链卡住了。继而想到这是昂贵的国际长途，我便慌忙放下了电话。走到门外，心里寒酸得不行。确实，连哪家航空公司都不知道。可他如果不接我，我怎么办？在那边我不仅不认识人，口袋里也并没有多少钱，就连夜里做梦都梦见

自己哭泣着徘徊在一个旅店旁。

望着明晃晃的蓝天，我拎着红皮箱只好上路了。

一路上我没有回头。我知道我的过去是一盘隔夜的剩菜，再没什么可留恋的了，即使是三年后的今天我还是这么认为。

三年后的今天，对我来说有些不寻常，我望着不断落下的梅雨，第一次发现这样的细雨也是发着光的，只是过于微弱，颜色过于浅淡，在四周暗淡的空气中，似有无数奄奄一息的萤火虫在悄然彷徨，发出簌簌的叹息之声。

这就是我们这些女人的哭声。这种声音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一种灾难呢？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发着荧光的充满着欲望却又不无凄惨的哭声，这个世界才变得如此复杂和美妙。

2

那个秋日的上午，我拎着红皮箱，来到首都机场某地下候机室里。尘土般的阴暗的气流立即拂面而来。虽然屋顶上也悬有一盏黄色的灯泡，但那只是夏夜将要凋谢的玫瑰。里面有许多人，某一个角落处正放着电视。窗外的汽笛声和飞机的嗡嗡声，夹杂在室内的嘈杂声中，像一团乱麻在空气中悠然旋荡。我低着头向前走着，对一个胆怯的人来说，候机室设在地下，犹如在他的前方设下了陷阱。

我穿过人群，想找一个偏僻的位置。我看见在放置电视机的左侧有一个空位，便向那儿走去。挨着那空位的是两个女人，她们正头挨着头窃窃私语，当看见我时便迅速交换了眼神，止住话头沉默了。我把红皮箱放在脚旁。红皮箱里是

些随身物品，梳子，磁带，擦脸油，衣服，还有几本随时用来消遣的书。

我从箱子里取出其中一本书，一边又看了看我的邻座。我知道年轻女孩总是一些老女人的敌人，而占着优势的我，总想看看她们的表情。我悄悄地打量她们，她们都是已四十出头的女人，穿得都很随便，也许是旅行的疲惫，两张脸上都带着明显的黄色的倦怠。屋顶上照射出的光射在她们的脸上，投下了淡绿色的病态的影子。在这影子中，她们的眼睛里充满了烦躁，那是秋天长了刺的篱笆，我只消看一眼，就有一种被刺的感觉。紧挨着我的这一位，穿着一件绿色T恤和棕色仔裤，偏瘦，一头短发紧紧贴在头皮上，知道我在看她，居然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想与我保持着更远一些的距离。

我无辜地坐着，再次环顾大厅，电视里发出的光线使我感到前方只是一片混沌。我低下头看书，书上的字就像屏住气息的孤独的动物，猝然使我感到亲切，仿佛只有这些动物永远与我无怨无仇，我随时可在它们身上寻找慰藉。这是一本有关作曲家普契尼的书，我从没把它看完过。当看到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在子夜时分去看大海这一段时，我不禁微笑了起来。子夜时分的大海是什么样子？

这时两个女人又开始交头接耳起来。一个抱怨说这趟旅行不愉快，到处那么脏，去商店买东西找回的零钱根本不敢要，公共厕所也没有门。

“但是现在来了很多小龙女，这比战争更可怕，她们不是把我们的饭碗砸了，就是把我们的老公抢了。”那个瘦的幽幽地说。说完之后，发现我在听，便又盯了我一眼。

我打了个寒颤，随即移动了一下身体，也尽量离她们远一些。不知为什么，我对她们有些害怕，刚才莫名地滋生出的优势又莫名地离去。小龙女是些什么人呢？我抬起头来，这时，一阵寒颤又通过了我的全身……就在刚才，我的目光随意扫向前方时，那儿混沌的一片中，在上百张因为等待而显得无聊的面孔里，有一张苍白的脸，一张上了年纪的脸，带着不可捉摸的神色正盯住我。我不知道这张脸究竟在人群的什么方位。我想再看一下，但是很快，我的眼前又是混沌一片，心里思忖起刚才的印象：那是不是一个幻觉？

瘦女人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小龙女们像一块块糖粘在男人身上，想拿都拿不下来”

“现在移民厅不是对她们有了许多限制了吗？现在她们能拿上签证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另一个说

“昨天我先生来电话，说是一个小龙女杀了人，你知不知道？”

“真的？”

猛然间只觉小雨霏霏。杀了人？为什么要杀人？怎么会杀人？而谁是小龙女？我咳了一声，引得两个女人把吃惊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我低下头去，两颊热热的。

我顾不得她们又在说些什么了。此刻就想像我书中的主人公那样躲避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偷偷逃出这个陷阱，在子夜时分到达某一海滨……那时的海面在月光下悄然发亮，渗透出青铜一样的色彩。

我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前方，在这个候机室里，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的心平静了下来。我忘了那两个女人而仿佛真的沐浴在一片冷冷的月色中。